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二希堂文集卷五

禮部侍郎蔡世遠撰

諸羅縣學記

諸羅縣學原在善化里之西茅茨數椽康熙四十三年甲申鳳山令宋君永清署篆諸羅因縣署移歸諸羅山始就羅山議建丙戌郡丞孫君元衡攝縣事建大成殿櫺星門戊子宋君復來署篆建啟聖祠乙未遭颶風屋

瓦門墻皆圮今令君貴陽周侯慨然曰是吾責也是歲十月興工修庀破壞大成殿啟聖祠則易故而新之又建東西兩廡以祀先賢先儒東有名宦祠西有鄉賢祠啓聖祠之東建明倫堂西建文昌祠迤西為學舍以便肄業櫺星門之外周以墻榜曰禮門義路墻之外為泮池皆前所未有也靡白金千五百有奇侯獨肩之不擾民丙申六月告成世遠時應中丞雷陽陳公之招主鼇峯書院吾友陳君夢林客遊臺灣周侯介陳君以書來

求記且曰諸羅僻居海外諸生覩化聿新願有以教之也世遠寡陋何知爰即鼇峯諸友相與砥礪者而告之曰君子之學主於誠而已矣誠者五常之本百行之原純粹至善者也人之不誠者無志者也人之無志者由不能盡其誠者也誠以立其志則舜可法而文王可師其原必自不欺始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其功由主敬以馴致之程子曰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也敬也者主一無適以涵養其本然之謂由是而謹幾以

審於將發慎動以持於已發則合動靜無一之不誠也雖然由明以求誠之方惟讀書為最要朱子曰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於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學者率此以讀天下之書則義理浸灌致用宏裕雖然非必有出位之謀也盡倫而已矣孔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吾父子兄弟肫然藹然盡吾愛敬之忱也克伐怨欲之心何自而生哉始於家邦終於四海皆是物也庸近之

士不能返其本思其終但以為讀書得科名而吾名成矣榮閭里利身家而吾事畢矣其幸者得一第其不幸者則老死於布褐而已矣其天資厚而習染輕者居是官也猶可以寡過其天資薄而習染重者則貪沒焉而已矣夫此身父母之身也天地之身也民物所胞與之身也以父母之身天地之身民物所胞與之身顧可不返其本思其終以貽父母羞以自外於天地以為民物所詬病哉諸羅雖僻處海外

聖天子治化之所覃敷三十餘年於此矣巨公名人相繼為監司守令其間風俗日上今若萃一邑之秀於明倫堂相與講經書之要旨體宋儒之微言告之以立誠之方讀書之要倫理之修經正理明則善人多為國為民胥於是乎賴非徒科名之盛也陳君為我言周侯清修幹固百廢具興引人於善惟恐不及吾知所以長育人材化民成俗者必有道矣

合祀陳黃二先生碑記

唐陽亢宗為國子司業告諸生曰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西山真氏喜誦斯言以示學者蓋以忠孝之理藴之於心則為所性所命之精發之於用則為事父事君憂國理政仁民育物之實古之大忠大孝者恩怨不得而毀譽時世不得而磨滅俎豆千秋崇隆如山嶽炳曜如日星不可掩也當明文皇篡位詔至漳教授陳先生名思賢升明倫堂鳴鼓集諸生曰此堂明倫今日君臣之義安在諸生從之者陳子應家曾子廷瑞林子旺伍

子性原鄒子君默呂子賢線經詿位為舊君哭臨如禮當事執送京師咸以身殉追明運既終石齋黄先生抱剛直不回之氣丙戌三月五日死於金陵及門蔡子春溶頼子繼謹趙子士超毛子玉潔繼至抱其頭哭曰師乎魂其少須吾即來矣四子同時就義嗟乎君臣之義師弟之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漳鬱積清竒代多偉人一則抗節於明初一則殉身於明季其精英靈爽雖謂之萬世不死可也嘉靖間學使邵公疏請祀陳先生

於泮水之前以六生配有司春秋致祭後因傾頹寄主於名宦祠中石齋先生則經制撫學使疏請祀之鄉賢而四子尚闕夫陳先生直斥文皇之篡明之有天下者皆文皇子孫也然邵公疏請之肅廟允而祀之黃先生忠於勝國然制撫學臣共疏請之我

聖祖仁皇帝允而祀之比以見秉彝之好萬世維公而褒節錄忠尤興朝之盛事其關於風教倫常豈細故哉漳人議欲特祠奉祀而限於土木之役僉曰郡城芝山

朱子祠後堂以黄勉齋陳北溪王東湖陳剩夫配前堂開敞軒豁敬於堂之東奉祀陳先生以六生配堂之西奉祀黄先生以四子配夫文公平生講明踐履大端不外於忠孝覵其居家立朝公誠懇摯剛大之氣塞於兩間二先生及其徒生於數百載之下在三之誼守之不渝前後相輝映如此可以升文公之堂而無愧矣適際督學按部所屬紳士咸集斂金為進主入祠之費并置春秋祭田以永其祀是日也衣冠而拜祭者近千人亦

可以頑廉懦立矣

清茗書院碑記

皇帝御極之四十有二年例應分遣廷臣視學四方

上特重其選名翰詹詞臣試者再復飭大臣保舉非聞望素優學行兼至者不得與是選而吾師吳興沈公適膺閩中之命閩之學臣不統於督撫自公始歲科既竣三山人士構祠於烏石山之陽扁曰清茗書院公鄉有茗溪故也於是博士弟子員再拜稽首而誌之石曰今

之稱學使者莫不曰惟公與明矣今公兩試所取文武士凡二千九百九十一人識毫不雜以私可不謂公矣乎公所巡歷羣無留良之歎可不謂明矣乎公亦可以

上報

聖主而下對諸生矣雖然竊謂此不足為公異也方今

天子聖明文治振興諸學臣爭自祓濯以佐太平誰肯厚自封殖目迷五色以為國家羞況公一代偉人了此宜無難者所難者公之清之慎之寛厚而忠恕淪浹我

閩耳公之始入仙霞關也向天與神告曰自茲以往某有敢負此心者不復過此關爾時聞公言未即信也及試一二郡衆乃大服即除補起復諸事例亦飭胥吏都不用一錢吏胥至互相語曰公身自如是我復何言也往時學使者巡歷所至供億頗煩公省其費十之七曰吾寬一分則民間寬一分物力也帷帳服物下至纖悉器具試畢一一還歸本州郡不私毫末也試之日晨向天九叩曰願天牖其衷使得佳士也所親僕從及吏胥

足跡不得到場中巡察封識甚嚴也公又嘗言吾於才多處苦遺珠才少處又苦濫額美惡只於毫釐辨之蓋其難也諸生補弟子員在三十年以前者不置下考其他下考亦减從前之半體

聖天子優老恤才之意也終任未嘗苟徇有司褫革青衿一人正試外課詩賦雜文以敦古學新進文武生每月有課病學者鮮熟傳註特頒條教示以限年讀書之法與諸生語懇至如家人父子且曰士貴立品汝輩苟

無品即獵取科第擁高官厚禄吾不忍見也至武選一途世久目為具文且或視為利藪公曰吾為朝廷慎選舉為國家儲將才何可輕也試策論後躬自校射射中者即行面試文理優而與前卷字跡符者然後取之防代筆且倩射也嗚呼以公之公與明如此以公之清之慎之寛厚而忠恕之益以成其公與明如此小子等敢一言以斷之曰誠而已矣昔謚公稱劉忠定一生惟誠字縱横妙用無處不通趙清獻日所為夜必焚香告天

無他誠故也誠則純乎天理而萬善隨之今夫學使之官苟誠有不足則重於文而輕於武勉始而懈終慎大而忽小身家誤之苟可以為之念誤之左右壅蔽誤之彼其初豈不嘐嘐然自命哉理不勝私故也公至性過人學有原本心與天理相往復天理盡則人情畢周若農夫自謀其田梓人執其斧斤凖繩以度物故能兼此數善如此今歲科兩試已畢公所自盟於天與神者可以告無憾矣閩中之士無論遇不過言及公至有感泣

者即至山村里巷野老行商兒童走卒莫不欷歔感歎
謂數百年來未有也是豈浙水閩山所流衍鬱積磅礴
陶鑄而成者歟抑由我
皇上求治育才知人善任故公應會而生歟公異日立
朝必能規樹大業傳之無窮小子等幸得廁公門下亦
宜不自菲薄痛加刻勵倘異日或身立名成使人指而
數之曰此某公所得士也庶無負公一片誠心而稍以
報公於萬一也夫公諱涵號心齋浙西歸安人丙辰進

士公之曾伯祖謚襄敏諱某者於故明萬歷中督學吾閩閩人亦立碑頌德云

月湖書院碑記

國家定鼎六十餘年令漳浦者以十數未有立生祠者有之自四明陳公始公為介眉先生令子本其家學由翰林出宰漳浦邑故繁劇難治公廉以居身儉以養德法立令行邑人抵掌慶曰六十年來無此矣邑賦役故徧累小民黠者往往相緣為奸公既至究徵收法均保

甲以二百家為保家第其口多寡而籍之以供役五年一編丁即按而增損之令民各為親供計其實産自封投櫃雖至親無所波及其始也奸猾背以不便病公公毅然行之至於今公私利賴課不懸籍吏不呼門是則公之良法美意大有造於吾邑者也邑忝號名區自高東溪倡學於前陳剩夫黄石齋繼起於後彬雅為閩中最公益加鼓勵以文行交修最多士月訂兩期講五經性理綱目諸書兩期課古今文詩賦崇正學闢邪教十

餘年閒砥行立名通經博古之士比肩接踵嗚呼公作興之功不可忘也康熙戊子二月總督浙閩梁公巡撫張公以南靖地雜山澗溪谷萑苻時竊發廉公才守上於朝調公南靖邑人相率列狀請留不可則歸取田器塞縣署門桔槔耰鋤山積公每出則號於道曰公毋去公感百姓之厚也揭示通衢曰吾在邑十三年無善政以及爾民今又煩苦我父老子弟心甚弗忍雖然此上命也吾不行將獲譴吾雖在靖心猶在浦也衆咸感

泣會有金藩司公子令粵東者道過浦詣公至門問故衆跪伏曰吾儕以留賢父母不得故如此公子曰吾為百姓屈從角門入耳次日公子出北關數百人焚香遮送於道曰公子行幸為百姓遍告當事還我使君六月十一日聞公將行窮鄉僻壤扶老幼至者及萬人共翼公輿環跪泣曰公毋去乃入太學李生家紿衆曰吾為若等暫居此若等請得命留矣衆大喜北𨚗稍解以數十人臥李門度公之出

必由東門也更以百人守東門夜過半公假城守二騎閒道由北門去臥李門者覺疾走東門問守者守者曰無之馳至北門公已出矣吏相率追送十里許泣别而歸時六月十三日也嗚呼士君子束髮受書肆其譏評以古廉能自命一行作吏或廹於上司之供億或苦於酬應之繁多夙昔清操消歸何有親朋相規動云見諒雖有小善寧足贖耶公涖漳浦十三年凡百艱辛皆備嘗之勁節凌霜久而不變其政事又彰彰如是公可謂

真讀書人不負家學者矣公為政嚴明奸胥豪猾動繩以法持之急至有造語以謗公者卒之萬喙同聲無賢愚一出於謳禱余於是歎公道之在人心而廉吏之果可為也公去後邑人斂金得二百有奇搆祠城北門名曰月湖書院月湖者所以表公之清且明又公鄉有月湖故也公諱汝咸字莘學號心齋浙之鄞縣人辛未進士

尤溪劉氏新修祠堂記

昔范文正公有言吾族人雖有親疎自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文正公敦本睦族之心百世猶將見之用能父子繼相子孫繁昌仁孝之所積也孔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君子率親率祖仁義之心益如厚之至也劉生叔翰從余學於鼇峯書院為我言劉氏世居尤溪徙小溪復自小溪徙居縣之福昌坊歷百餘載王父軔白公始得林氏舊宅坐縣之屏山曰獅麓逮康熙己巳伯父非聞公架一堂四楫以妥先靈額曰

念祖堂乙未七月又擴而新之上下為堂二祀始祖以下左為夾室祧主規制一如禮經落成求余記其事余曰非聞公之創始衆昆季之合謀皆可嘉也劉氏其興乎古者有爵始得立廟然亦止祀其四世三世二世而止始祖之祭自程子始以為宜近代因之不變君子以為合族之道親親之意於是乎寓非必以為僭而不行也然末俗鮮念祖之思煥其私居祖祠廢闕經始之人尤難之又難今劉氏世篤其厚成兹肯構將見入斯堂

也定祭獻之儀明尊卑之序本范文正公祖宗無親踈之意以視之則族不期睦而自睦矣本孔子追遠之意以行之則祭不期敬而自敬矣歲時相聚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兄言友弟言恭敦詩説禮工賈力田各安其業非特科名之盛族姓之繁昌而已將風俗人心於是乎賴之叔翰之在吾門余嘉其能行古道者持此説以復於其羣從諒不吾迂也

鶴山祖祠碑記

嘗聞之安溪李文貞公曰以父母之心為心者天下無不友之兄弟以祖宗之心為心者天下無不和之族人以天地之心為心者天下無不愛之民物是心何心也即元善之長資始統天之心也張子西銘備言此理親切而著明龜山楊氏猶疑其涉於兼愛程子非之余謂今之人不患其兼愛但患私利之心一起自至親以及民物鮮不秦越視之矣惟由分殊而推理一事天必如事親然後元善之心常洽而親親仁民愛物胥是賴也

吾蔡為閩望族分居泉漳之間族弟經五世居同安以先墳在南安雍正四年搆祠堂於南安之鶴山麓祀自高祖以下置祭田數項以供歲時薦享先是雍正元年豫搆書齋於祠之西買山二址歲收其入以為子孫延師之費肄業膏火之資前後靡白金三千有奇規模宏濶垂之無斁經五其可謂以父母祖宗之心為心而有合於西銘之旨者矣經五至性過人好善樂施聞於遠邇九敦一本而重九族藹然克充其元善之心其可不

謂賢乎世之素封有華衣美食自奉甚侈及義所應行則鄙瑣是甘為子孫守財其子孫驕盈庸昏不能保而有之平日之焦心悉力銷歸何有經五節食飲樸衣服毅然為遠大之規廸前光而裕後澤天休之迓舍是將何以焉昔范文正公置義莊聚族百口嫁娶喪葬各有定式惟文正公精誠貫百代故閱世而不衰子忠宣公純仁五世孫司諫知柔治平政和間各能中定規則嗣守成緒經五勉之誠孝之心日以益篤惇敘式穀寖以

光大諸子若孫亦宜循理守分勵業敦修率祖率親吾蔡之興也有日矣經五名廷魁以大夫職榮封其父母云

浦城蔡氏義田記

雍正五年十二月余族孫廷鎮謁選來京師既邀恩命贈父為奉直大夫因述贈君臨終之言曰吾少遭亂離貧窶播遷賴先人之庇相聚以有今日所有薄田吾敢以私吾子孫哉吾授汝千金搆祠堂祀吾王父伯

瑜公以下旁建書室為子弟肄業汝其無忘父志吾又聞古之人有范文正公者置義田以贍族人其言曰吾族人雖有親疏自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文正公聚族百口吾今自伯瑜公以下聚浦城者亦百口吾心慕焉吾以歲入百石為烝田供春秋祭以百石為書田書田者分六十石為延師之費四十石以供應試凡童子試於郡人錢五百弟子員應歲科試者人一千省試者四千入成均者不與焉試於禮部者八千

又以三百石為喪葬婚娶及賑孤恤寡之需凡有父母之喪者人與之錢八千葬者五千娶婦者六千其力能自贍者不與焉凡族之孤者寡者計口授穀口歲二石其力能自贍者不與焉又以二十石給守祠者俾司其啟閉及灑掃書室歲以為常凡義田歲所入五百二十石其百石直祭者主之其四百二十石擇族之賢而家不貧者主之凡九歲則合族之長者而定其所給之數之多寡蓋閱歲久生齒繁諸有不齊者勢也凡歲所給

有贏餘者則於次年視族之貧者施之族之長者議之必公必誠無餘則止吾子孫雖貧不得取以自利凡自伯瑜公以下各體祖宗之心以為心尚克勤乃業事乃事毋踰乃分薄乃愛敬吾可以瞑目矣其自伯瑜公以下實寵嘉之葢廷鎮所述以告余者如此因屬余文以記之余聞而肅然曰偉哉可以風矣周官三物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然六行不敦則六德何由而見雖誦習六藝何益焉夫孝者沃其根也友者培其幹也

睦者蓧其枝也婣與任恤咸本此焉厚之至也今贈君既沃其根又培其幹又蓧其枝有子能賢善繼善述自今以往願諸子孫共敦一本各勵前修主斯田者如用己財無濫心焉受所入者如獲意外無爭心焉是謂大同子孫其逢吉將必有達者出焉顯揚而光大之豈徒無壞前規哉余有志焉而力未能喜斯舉也於是乎踴躍而為之記贈君名維坤字星六自泉州徙居浦城云

默廬記

吾友陳石民以默名其盧屬余記者有年矣余未有以應也康熙甲午春余以服闋將還朝石民復請曰默盧記願卒為我成之余惟默之時義大矣哉孔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聖人之教學固必以默識為先也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德修於身而行見於世其功必要於默成默之時義顧不大哉抑孔子繫易之辭有曰敬以直內宋儒申明其說曰主靜以主一夫無欲故靜所由默也而其功在定之以仁義中

正無適故一所由然也而其要在於整齊嚴肅石民其亦有見於此歟石民吾漳之真孝廉也事其尊人飲食寢處視無形聽無聲尊人失明二十載矣年五十餘兩目復覩君子以為孝感所致可不謂真孝乎居一室小閣疎窗左圖右史食貧飲淡無競於里閭不干於官長可不謂真廉乎真孝真廉斯亦然之效也嗚呼學問無窮收斂則愈廣大謹密則愈精明石民進德修業厥基培矣由直内主一之功以馴致乎其極昔賢不難至也

或曰石民非默者也與之談經論文則滔滔不倦與之語古今成敗論安民出治之方則亹亹而不窮郡邑有司詢及時政侃侃言之無所避石民非默者也余曰此正所以成其默也君子之學期於用世默非槁木死灰之謂也大儒程朱皆有得於聖門默識之學者伊川經筵五疏言之不厭其詳文公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奏疏無慮數萬言通乎此者可以得默之義矣

他齋記

他齋者吾友陳君少林之書室也屬記於余余問之曰吾子之以他名齋何也曰此他人之室也余賃而葺之而居之故他之云爾余曰然哉少林之意念深矣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君子之所志者大食與居皆偒來之物也少林豈僅為居室謀者哉其他之也固宜抑又聞之陳仲舉云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用一室為少林學識宏裕達於治體正而不迂通而不隨使其得立朝班必能獻可替否垂勲竹帛使其居一官處一邑亦能

補救一方澤及生民余交天下士多矣得此於人益寡今之以他名齋也少林其猶有四方之志乎惜乎吾力微而少林已將老也雖然君子之用舍不關於一人而關於天下關於一人者榮身保家之士也關於天下者用之則為世欣不用則為世戚是有用之學也安必斯世之果我用哉安必斯世之終我舍哉

葵心齋記

皇上御極之元年世遠蒙

恩特召入京侍讀
皇子越雍正七年冬
皇上命平郡王隨
皇子讀書世遠因得與朝夕講論王仁孝忠勤好學不倦有藏修之所名葵心齋屬世遠記之再三云而不懈世遠其何敢辭嘗聞君子之象物也義各有取沼沚蘋蘩取其潔也宗彝作繡取其仁也粉米取其養也黼黻取其斷也記稱若松柏之有心取其貞也惟貞故能歷

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也王之以葵心名齋者取向日之誠也誠之時義大矣哉我

皇上嘗面訓臣工曰誠爲萬善之本凡人念念事事皆循天理即爲誠誠則無私出一言而欲迎合上意私也即非誠也行一事而欲邀民譽私也即非誠也即欲垂名千萬載亦私也非誠也惟循乎天理無所爲而爲方爲無私方爲誠其功又在敬敬而後能誠大哉

王言真萬世之極則矣王之名齋也其有項刻不忘君

之意乎項刻不忘君者忠君也愛君也敬君之至也何以為忠君愛君敬君即所以忠君愛君也何以為敬君一動一静一言一行皆循天理自敬其身即所以敬君也傳曰進思盡忠言忠之貴於思也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言愛之根於心也又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則敬心無間於夙夜也無無不敬則無不誠矣王其勉哉昔兩漢之稱賢王推河間東平為最史稱河間修身好古造次必於儒者造次必衷於儒誠也東平之對明帝也

曰處家為善最樂為善而至於樂之不厭亦誠也王其

益篤於敬以造於誠

皇上之明訓以律其身以忠於國以無忘名齋惓惓不

已之意漢之二王又烏得專美於前哉

別有天記

別有天在梁山下邑治南十里許湮沒者久矣甲寅之

亂先王父避居梁麓乙卯始得之初入有潭潭上盎以

大石旁二石夾而起附於潭分其半覆之瀾漪瀠洄黛

蓄膏渟水聲動則羣魚畢集可垂短竿釣天陰似有物
憑其中疑為龍故名蟄龍潭從潭上行五六十步峭壁
嶄巖右方有石突起廣且平旁夾兩流宜於亭因預名
之曰夾流亭復南行二十餘步為戴石閣閣中可坐三
四人從閣折而東有泉流斜石似瀑布其下有石井深
不可測從石井西區曲上有水從空中噴薄而下是為
噴珠池坐其上穿流北眺城郭烟村谿然指顧間階而
下若堂若鋪几席若由閫奥登樓所謂大洞天者也由

洞中央上與幽蟉虯日影參差下漏行少盡天氣朗麗光耀金石矗列闕其一下有石坐可數十人其左方即琉璃洞從蟄龍潭至琉璃洞約八九百步其中闊二洞二小池一池連洞者二石似門者三泉滴於石不絕若線者一石壁磓碣戴草者二遊必半日方竟康熙辛巳五月十七日梁村蔡世遠記

石丈峯別業記

環一山於城中削成峻拔莫如吾漳芝山最奇由芝山

而下地最高處有石突起高可丈餘瘦秀特甚吾友林蔚巖搆築於此成别業馬康熙丁亥春招余同陳石民馬求仲來遊始入見所為石丈峯者歎曰此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旁列假山怪石有小池池之旁作數斗室室容一人坐池之中有小山如小亭𨷂葢如石洞無底高不及石丈峯之半由小山轉而登樓爽朗高騫仰眺則諸山屹巑遼剌其有情也若拱之低眺則烟火萬家其參錯也若繞之左為奉仙宫今廢右則俯視開元

寺開元寺者吾漳第一寵嶷壯麗地也斯居直以蕞爾
俯視之穿堂中而下有小亭階而上有庭樹荔枝諸果
石又奇多碪砢磊砢庭之後為三楹折而左有小室石
橫當其門背小室三間一陽而二陰多幽勝余因謂石
民求仲曰山林絶景蔚巖得之城市中豈不奇哉二君
曰此何黃如先生舊址也經蔚巖布置尤奇絶余曰得
之矣黃如先生文章氣節為一代偉人奇傑之氣得之
斯居為多君子之居有陋屋而榮身者况英特而挺異

乎芝山之靈將在子矣

癖亭記

余自少時即知余有一生之癖非物所能攻非藥所能救雖扁鵲倉公不能治也恐其久而堅欲力除而去之而是物之附於吾身若有膠漆維繫而益固因伏而思久而自悔曰是余之癖也夫癖之於人若身之有手足面之有耳目所謂與生俱來者世決無抉耳目而斷手足也審矣抱樸子曰操尚不同猶金沈而羽浮也志好

之垂次猶火升而水降也余見人世間所為之事或欲恥之笑之非之但不知已之所以恥人笑人非人者即人之所以恥我笑我非我者也已恥人笑人非人而不屑為人之所為亦猶人之恥我笑我非我而不屑為我之所為而已揚子雲所謂君子之所棄而愚者拾以為已寶其余之謂歟然蔽痼已久針砭難施此亦諱疾忌醫之意也遂以癖名吾亭而為之記康熙辛巳二月五日也

建溪水石記

由三山往上游沂溪而上舟行日不能四五十里逆流也夾溪萬山森翠多怪石硊礧磊砢羅列岸上似枯樹橫倚似猛獸騰躍參錯水中似矢激絃似神鼉負甲似巨魚露齒大抵多黑色少白多骨少肉多迴轉蓄縮多巉巖少坦夷嗚呼使此石生於通都大邑之中得其百之一皆足以為名勝好事者將勒之詩歌繪之圖記以垂不朽今生於荒山窮谷之中數者俱無一焉適足以

苦舟人物固有生非其地用非其時者也惜哉余有感
焉因於舟中筆之為記

平希堂文集卷五

二希堂文集卷六

禮部侍郎蔡世遠撰

周起元傳

修漳州府志作故依史例稱名

周起元字仲先號綿貞海澄人萬歷庚子解元明年成進士初令浮梁有大姓欲侵范文正雙溪書院起元持法不阿士論重之調繁南昌凡盜寇發他境匿在守下者悉捕得壬子授湖廣道御史奉勑巡漕振滯疏壅公

私便焉時臺臣有上疏攻東林者起元抗疏言東林之學起於楊時今議者欲借道學以攻楊時借楊時以攻羅汝芳顔憲成皆非是劾去朝貴數人而方從哲以中旨起少宰不由廷推又疏駁之左遷出叅粤西值柳慶大饑盜賊蠭起起元立遞運法多方處置民以無殍而盜悉平擢四川副使未任備兵通州紀律大肅客兵過懾不敢譁晉太僕卿時鄒南臯立首善書院兵科朱童蒙詆為偽學起元抗疏辨之明年授僉都御史出撫江

南初為御史時稅璫高寀在閩橫征海舶洋貨脅官吏
燒殺市民莫敢言起元特疏糾叅之中璫久已側目至
是吳中織造太監李實以郡丞楊姜不行屬禮誣以罪
起元三疏救之實假上供為名逆取舊額外多至十餘
萬又密偵富殷户揑為匠籍吳中大擾起元屢疏叅劾
前後所上轉加切至而內監魏忠賢以天下官吏方承
順意旨稱功德趨赴恐後起元獨每與其黨類齟齬阻
其威思有以殺之會朱童蒙由科臣外轉為兵備多內

援驕横跋漕卒非法吳民閧聚生變起元勃然曰天子命我撫民寀吏可坐視此等虐吾民邪疏上中旨摧童蒙太常削起元職放歸里周順昌贈以序曰公去名益高矣吳人無老少皆隨送涕哭聲塞市童蒙既竄身璫黨起元歸羣兇意猶未厭啖科臣李魯生劾起元借講學為名與高攀龍周順昌等朋比刺譏濁亂朝政取李實空印本至京令李永貞具草誣起元阻抑上供昌破鼓鑄逆璫遂矯旨與高周等七人同逮緹使至漳漳士

民大驚呼譟木檻於郡四門投錢不數日錢滿復擁諸緹使相率泣言周中丞冤且貧緹使亦心服加慰護至都下獄拷掠備至致贓十萬遂與高攀龍周順昌周宗建李應昇黄尊素繆昌期先後俱死所謂後七君子者是也崇禎元年贈兵部侍郎謚忠愍特祠於郡學之西春秋致祭又允御史袁鯨請與楊左六君子同建祠京師而吳之閶門及清涼山江之右粤之西浙之西湖亦各有祠

論曰吾鄉明季周起元黄道周皆以死著道周批逆彈奸盡瘁捐軀固其所也起元之死可哀哉劾璫糾朱爲民請命乃與楊左髙魏十三君子後先死於獄有明二百餘年元氣至是盡矣起元之學不欺爲本以禪圭君實自命歷官所至皆有政聲撫吳時江南大水上六疏賑災免漕吳人至今思之嗚呼又何其經濟名臣也

黄道周傳 修漳志作

黄道周字幼平號石齋漳浦之銅山人少負竒節以孝

聞當神廟時天下乂安道周見儒術日下皇綱不振憂
天下將亂年十四慨然有四方之志不肯治舉子業抵
博羅謁韓大夫日纘韓家多異書得盡覽所未見嘗即
席酒酣援筆立就數千言名大噪天啓二年第進士選
庶吉士歷編修監修國史實録故事經筵展書官奉書
膝行道周謂膝行非禮也平步進魏璫目懾之不為動
未幾乞歸葬父北山結廬其下所謂石養山者也旋丁
内艱服闋還朝崇禎三年典試浙江以神宗實録成晉

右中允明年冬故相錢龍錫坐袁崇煥事逮治媒櫱者且興大獄天子怒不測道周草疏救之貶秩鐫三級而龍錫卒得減死科臣有銜道周者擿浙江典試事蜚語上聞疏乞休許之瀕行上小人勿用疏蓋指輔臣溫體仁周延儒也上怒削籍還浙江學者聞道周至則大喜為築大滌書院而禀學焉留數月乃去歸石養山日展拜墓左如新喪時踰年以有司請講學於郡治紫陽祠門人自遠至者可千人乙亥起補原官丁丑分較禮闈

隨具疏乞休不允時方久旱五月内繫兩尚書道周疏請慎喜怒以回天意六月又上疏曰陛下下詔求言省刑獄然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方清獄而下獄者旋聞當此南北交訌奈何與市井細民申勃磎之談修睚眦之隙乎時溫體仁方招奸人興東林復社之獄故道周言及之晉左諭德掌司經局疏陳有三罪四恥七不如語時鄭鄤方以杖母被大詬道周言文章意氣臣不如鄭鄤上得疏愕異令自陳嚴旨切責道周孝謹風節高

天下而嚴冷剛方不諧流俗大臣多畏而忌之時方擇
宮僚楊廷麟馮元飈並推道周閣臣張志發當國摘其
疏中不如鄭鄤語為口實擯道周不與同僚遂稱病乞
休不許遷少詹事侍經筵會鄭三俊下吏講官黃景昉
救之道周上疏推獎旨下切責再疏以支飾譴道周前
有疏纂述洪範月令等書未就乞寛假數月去有旨得
卒業時楊嗣昌奪情入閣陳新甲奪情起宣大總督方
一藻以邊撫議和道周草疏分劾同日上之上持三疏

不下召對平臺上疑其有所為而為道周方奏辨嗣昌

從旁撫鄭鄤事詆道周道周奏大臣聞彈義當退避未

有御前爭辯不容小臣盡言嗣昌則佯謝請去上因曰

爾言不如鄭鄤何也對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鄤耳又曰

爾言陳新甲走邪徑托捷足果遣人行賂耶道周言人

心邪則行徑皆邪上又曰喪固凶禮豈遭喪者盡不祥

之人乎道周曰古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自謂凶人不

祥故兵禮鑿凶門而出奪情在邊疆則可在中樞則不

可中樞猶可在政府益不可駁問久之上因曰少正卯言偽而辨行僻而堅不免聖人之誅向以爾為偏激不圖今日恣肆如此一生學問止成佞口耳道周叩首伏地請辨忠佞二字上曰非輕加汝佞但所問在此所對在彼非佞而何叱之退御筆榜朝堂示戒貶江西布政司都事未任巡撫解學龍以道周才堪輔導薦上怒疑為黨削籍逮治詞連黄文煥陳天定董養河俱下詔獄戶部主事葉廷秀太學生涂仲吉先後疏救右納言馬

思禮左右仲吉並杖戍道周繫獄時吏目奉紙筆乞書道周為書孝經百二十本在獄兩年感明夷事著易象正方草十二圖錦衣校徵急道周恬然謂曰俟吾畫一圖成就逮耳擁之去至北寺與仲吉廷秀對薄受械鞫廷秀與道周實未相識因服從容交揖通姓名次及學龍相對噫嘻時奸黨必欲殺道周尚書劉澤深等謂道周不宜以建言誅得遣戍廣西既而嗣昌敗周延儒蔣德璟乘間為上言得免戍復故官疏乞致仕歸講學於

邑之明誠堂及江東鄞山郡邑有司遠近卿大夫士畢
至凡一再會而燕都變作福王南渡以少宰召晉秩尚
書陳進取九策時馬阮亂政正人如劉宗周姜曰廣輩
多擯不録自請祭禹陵夜泊龍江夢太祖高皇帝至厲
聲曰卿竟舍我去耶對曰朝廷舍臣非臣舍朝廷既報
命乞歸而南都陷舟次桐廬遇唐王相得甚懽陳四通
四塞三師八友之議至福州遂首政府時政歸鄭氏將
師觀望無肯出死力道周憤自請督師擕數諸生出信

州曾七建及江浙諸門人子弟之兵可四千人餉絶多亡走出師救徽見卒千二百人馬十匹持三十日糧行至婺源徽已破師遂潰被執七日不食不死復進水漿至留都分縶諸從者獨幽禁城改繫尚膳監夜聞鐘感舊事得絶句百餘首益悲憤不食十四日猶不死時統兵大帥日夜遣客勸降故獨寛其桎梏加殊禮使得從容賦詩作字奕棋如是者三閲月三月五日騎擁過西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方刑時從

者跪曰公方萬年契濶請以數語遺家乃裂衿齧指血大書曰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及門蔡春溶賴繼謹（俱漳人）趙士超（侯官人）毛玉潔（六合人）繼至過曹街抱其頭哭曰師乎魂其少須吾即來矣四子同時就義傳首至徽及門陸自巖以千金購得之合身首殯金陵越數載長子霓與門客趙子璧往扶櫬歸葬先人墓側初道周未第時渡釣龍江舟覆溺焉恍惚見一人前導至一殿額曰倪黃館選時元璐名第一道周第二

一死北都一死南都出處始終若前定然著述甚富奏疏經解詩文旁及天文歷數共四十餘種洪範明義月令明義儒行集傳緇衣集傳四部懐宗時已進御覽其易象正三易洞璣孝經大傳詩記表記集傳五部及榕壇問業大滌問業已刊行於世惟易本傳詩表春秋揆晴象在梁山孝經外傳解齊環在大滌孝經傳三禮定本懿畜在榕壇或存或亡多不傳又有易命詩晷正春秋表正壂於婺源門人洪思作收文序求遺書而叅正焉奏疏詩文數十卷尚未刊行

論曰道周學貫天人行本忠孝入則言朝出則守墓講學著書清修自飭金陵一節堪為殿後矣古今名人志

士傳者何限要如文章道學經濟氣節大都微有專屬
道周負其聰明氣岸直欲兼之古文不循史漢八家詩
歌不步漢魏唐宋而博奥黝深雕鏤古健風骨成一家
矣論學宗旨於程朱精微未能洞徹要非可以博雜譏
之天文歷數推驗無差幾與康節李通相伯仲他若論
列人才敷陳軍國大政其吕獻可李伯紀之流歟晚乃
自收成局以文信國終焉嗚呼可不謂竒人完人者乎
六合賀進士鳴諧至京師訪鉉於海淀直廬相與讀

二希堂文集至石齋黄公傳起而言曰傳中毛君鳴諧同里人也明季以歲貢生任福建某縣丞同黄公殉節於江寧載在邑誌不知其為石齋門下士意宦閩後慕石齋之學術人品而執贄歟邑誌名至潔今傳名玉潔點畫之訛當時或承寫偶誤夫忠臣義士豈計後世之傳名而後之人惟恐其傳之不真此秉彛之公心也未敢率易附識於此受業雷鋐謹識

張若化若仲合傳 修撰志作

張若化字雨玉號蒼巒世居漳浦之丹山弱冠師事黄道周得聞明誠之學旁及律歴經綸諸務靡不淹貫崇禎丙子舉於鄉兩上公車不第而弟若仲以庚辰捷南宫因留京師時道周以言事下北寺獄若化青衣小帽雜廝役中時時進獄問起居左右之燕都陷唐王入閩徵拜御史數月乞歸事父母以志養食貧茹苦嘗擣柏葉以代園蔬諸孫嘗之喀喀不下咽若化茹而甘焉山居四十年足不及城市未嘗以姓名通有司勵志獨行

不標講學之名疾惡守義凛不可犯雖骨肉至親不少
假而惻隱所周悉力於人者不少靳時值兵荒盗賊蜂
起羣相戒曰慎勿犯張公廬鄉人依以避難終其身盗
不入境丹山在羣山中巉巖阻絶日夕雲霧往來茅茨
數椽上漏下溼豺虎交横時曳杖孤往登陟羣峭徜徉
泉石嘯歌自得人咸異之年六十六正襟危坐無疾而
終子士楷能繼父志隱居不仕潛心性命之學稱儒宗
焉

張若仲字聲玉號次巒生而韶秀讀書明理以不欺方寸為本嚬笑不苟作止語默持之以敬若性成焉崇禎丙子與兄若化同舉於鄉庚辰成進士例選州牧性廉静不願任煩劇改授益府長史居官清儉簡貴以禮匡宗藩請崇寛大戒嚴切不納以去就爭之益藩為之改容以母病乞休歸母殁既葬為土室處其傍聞狐兔嘷嘯輒泣下嗚嗚鼎革後山居五十年清修獨善藝圃一區菓蔬薯蕷度給賓祭餘悉種梅竹栽蒔灌溉身自為

之時蒙若牽犢飯隴畝與野夫雜處晚歲益務為敦篤

飲人以和遇鄉里有爭訟勸之以誠久而化焉邑濵海

有蝗起羣飛蔽天觸禾稼草木葉噉盡民多聚泣或泥

首禳之獨若仲所居數里內外無蝗患里賴以安時康

熙二十九年也歲丁夘秋夜風雨大作所居屋盡拔若

仲獨寢地上無恙黎明人視之毛髪為悚年八十四以

壽終鄉人稱若仲兄弟為丹山二先生而不名與兄若

化同祀鄉賢

論曰二張當明社既屋年未强仕草蔬敝廬以終其身志亦苦矣家門穆穆兄弟相師疾惡守義纖微不苟至於盜不入鄉蝗不犯境純孝孤忠天人鑒之黃漳浦以忠烈顯天下二張苦節清操步其後塵論者方之古夷齊夫豈過哉

李季豹傳

李君夢箕字季豹閩之連城人年十五而孤方是時師役繁興箕斂無藝君煢煢於兵燹艱困之中獨精進學

業雅知崇尚朱子一破明季披猖誕怪之習故其為文卓有繩準既補弟子員食餼值耿逆叛即脫儒冠著犢鼻自屏深處慨然曰長鯨激浪會當晷腮士君子豈宜使波湧泥涴耶比大師定閩君乃出歲庚午省試同考得君文以為寸珠片玉而竟不售乙酉始領歲薦性介潔不通干謁自號穩臥先生其教人輒言為善最樂人忽之曰素聞矣曰為之難汝為之否乎繼善成性善之原仁義忠信善之實利善之間幾也善不擇則不明不

固執則不能得而弗失問曰其樂何如曰不愧不怍曰孰與孔顔之樂曰熟之而已矣家苦儉然至於施捨則稱力未嘗有所吝或事倡於人亦必竭力襄之曰苟利於物惠無小也能成其惠不必出於已也歲丁丑邑大饑民相聚劫掠有司不能禁過君門則相戒曰毋犯李先生家事兄如嚴父撫姪如子每語諸子以氣質之偏使知變化易簀時謂所親曰吾生平竭力檢身將無有不及省者第言之得聞過而終亦云幸也年八十一神

晩清整端坐而逝所著四書訓蒙穩臥軒詩文集若干卷

論曰余見君仲子孝廉圖南京師嘉其志尚與之語窮理修身之學圖南因備述君之學行而請為之傳余嘉君以諸生獨能明大義戢景藏采於豨奔豕突之時惜乎其不究於用也

夏宛來小傳

夏君名駰字宛來浙之桐鄉人也少負奇氣岸然不可

一世長為諸生試輒冠軍以明經選補教職未就非其好也其學自六經左史下及諸子百家方言地誌無所不覽詩若文雄拔如其人好論史古今事瞭如指掌尤喜談兵嘗曰上馬擊賊下馬作露布傅修期真英雄也遊京師公卿侍從若一時名流莫不願交於君然可君意者僅四三人所不可者不肯投一刺雖請輒不往歲己未朝廷開博學宏詞科大臣以君名應薦適有奇禍鈎連事頗急比部遣吏督索君怡然就道神色自若及

庭訊首事者係高官大爵一時俯首喪氣叩頭伏地求哀君束帶朝衣冠巋然立呵之跪不肯曰某無罪也法司素聞君名優容之卒得白先是君被逮時頃刻草數千言獻當事詞意激昂不肯一字低眉權貴適值其人外出門者詰之君曰第存之爾公來示之可也其風節矯矯類如此然博學宏詞之試卒以是不得與晚年客遊秦晉名益重詩文價益高以金帛酬者甚衆性豪蕩曠達美丰儀立身行事以古人自期名利生死一切不

以動其心甞曰求名而先喪名吾不為也朋友有過必面折憸鄙者痛絶之所著有詩文集行世然君竟以才大不得遇年六十餘卒於家

蔡子曰余在邵武浙西人為我言究來生平逸事甚悉究來可謂英偉不羈之士也寧拙無巧寧疎無諂寧窮困無聊勿毀方喪已以得時譽可不謂拔俗矣乎惜其自命止為曠達文人耳古來抱負雄奇不知沐浴儒先以道德為依歸往往類此士固不可不辨志哉

阮道泰小傳

阮道泰字志同漳浦人父諱文即吾友阮君子章也中庚午鄉薦至性過人倜儻有大略天下莫不知有阮子章者奉

旨賑濟漳泉招撫海寇陳尚義於盡山花鳥得之擢授陸涼州知州宰相安溪李公薦其有文武才改水師參將以廉能著聲臺厦又用薦授福州副將未任而卒道泰其次子也道泰少而穎異孝友異常兒阮君負四方

之志家居不暖席道泰獨與兄奉母劉夫人夫人性嚴謹出入必告時有譴怒必長跪竟日兄道宏前母張夫人出也道泰無大小事悉聽命於兄有問以私殖者不應嘗曰兄弟合食而私異財物畛域如行路遮蔽似穿窬吾恥之交遊多父執處師友閒情誼尤摯為人端雅淵靜嗜學過夜分不寐母夫人禁之不能止師友有佳作繕寫諷誦若不及嘗手抄四書大全及先儒講解唐宋諸大家文朗然成誦或笑其自苦不厭也阮君以

陛見卒於宿遷訃聞號痛幾絶每念父負天下才賫志以歿益自刻苦樹立承先志肆力於經史為文章綽有聲譽歲戊戌從學我季父於梁山之麓嘗隨諸子姪聽余講論體察津津然余方期以大就曰子章有子矣是秋大風雨壞室廬且半阮君與原配夫人俱未葬道泰冒雨撫柩哀號竟日見者憐之竟以得病時時誡其兄謂父以科目起家歷階文武兄能讀父書弟死不恨堂上有母善事之病革命兩奴夾掖欲以拜母夫人夫人

急持之道泰亦竟不能起泣且言曰兒不孝不能長侍膝下負吾母兒死之後乞以青布衫一襲為斂勿用繒帛重兒罪也浦人聞者皆流涕其兄至今語此猶嗚咽不能言也卒時年二十二

蔡子曰余見年少有至性輕利嗜書若必進以宋儒之學窮理修身之要鄙薄中人黠者難馭錄錄粥粥者又無以自振顧安得盡如道泰者與之興古砥俗哉使其未死尹和靖徐仲車之流亞也陳少林余之畏友而道

泰之婦翁也亦以吾言為然

劉先庚傳

先生姓劉諱丁字先庚始祖雲逸公自宋南渡後由玉山徙居南昌十數傳子偉公分居黄堂又數傳諱一琮天啟間歲貢例得補職聞魏閹祔文廟議以疾辭崇禎時乃就山陽訓導生昺昺生先生少失怙恃年十三即知向學五經史漢諸書皆手抄錄深思默識期於有得曰學非徒論說也為諸生五十年未嘗一日去書凡天

文地理典制音律醫卜皆洞晰原流尤邃於易每曰三才萬物一理應感眼前日用便是圖象此不得以傳註拘也言動造次皆有禮法正襟端坐雖夜分未嘗欹側立教在氣質上提撕講讀竣則以整齊嚴肅收斂精神為第一義就學成材者甚衆家居早起必夲先展拜拜畢以次同堂肅揖得時物必以薦曰吾不及事吾親忍先嘗乎祭先虔肅致齋禮器親自省視家嗇於財而好施族中有貧不能贍及婚葬無資者以館穀分給計無

所出則累日不懌子弟燕見讀者必問誦習若何耕者收穫若何勤則慰勞之或不副所望則曰柰何荒本業而嬉性渾厚不言人過有譏議前輩者應之曰彼好處甚多何不啇及其人悚惕無所容嘗曰吾生平無他長惟不肯為巧捷行不敢驕人所不知如是而已當鼎革初鄉為盜藪所過無脫者盜詢知姓名驚曰君子也遂不犯金聲桓王得臣下江西人方倚之先生適郡城還咨語所親曰忠信衆之帥也恭敬位之表也誕則失民

驕則無上斯人久此南昌其塗炭乎後果以叛伏誅有鄰人子𢓜父譴出訴於外塗中望見公趨而避曰我不敢見劉先生由此改行故人子有充縣役者色張甚見而詰曰何至於是其人疾走強挽之不得自是退役有患讀書成疾者答曰予年十八得血疾痛自懲治三年而平復三十而壯五十精神倍少時人七十如故此節欲效也以康熙三十一年卒享年七十有二先生制藝本經傳出入史漢古文以馬遷昌黎為宗詩倣工部無

明季龎雜之氣同時名宿若袁崇熹徐世溥龔仲洙劉飛池皆以文章相切劘者也鄉試几十八皆以用古被黜自訂制藝二百餘篇所著有詩古文八卷家居便覽歷代典略正學粹言藏於家

論曰南昌之先有徐孺子者峻節髙風當漢末寇盜充斥時相戒不犯徐先生境先生得無類是乎江右風俗淳朴有明一代尤多真儒先生醇行隱德著作如林豈得僅以文人目之哉晚年得一孫名之曰紹聞曰吾不

及教僅耳吾訓而已即今給諫吳龍也夫前輩風流得其一二皆可以淑身而善世況紹聞乃祖者詩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是文孫之責也夫

齊汴子傳

齊君汴子名以禮進賢縣人汴子其字也先世某以給諫顯祖汝猷父之千皆名諸生以古文詞擅長汴子少而穎異年十二應巡撫馬公試第一江右有能文童子之稱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治舉子業十八讀性理知

學古貴於窮經讀書將以致用所學惟先儒是程再讀四書内外註曰向者幾為舉業誤返之於身作文在是矣徒以供作文用兩無得也讀六經究觀大義旁通百家俱有條理江右為正學名區汴子慨慕前修心追而身體之有所知即見之行薄夫記誦講解而不切於用者性孝友年四十依依父母旁不忍一日離離則每夜驚魂不寧親在未易三四宿於外也同母姊三人庶出弟四人親愛無間長姊次姊没凡二十餘年甥來必對

之泣下三姊家貧周之三十年不少懈誨甥如已子父
没後誨弟授以程朱讀書法不急近功務令通貫融洽
心理開明然後為制藝居喪襲斂奠祭一遵家禮不用
僧道三年寢食喪次朝夕奠必哭鄉人化之者過半近
宅有魚池山地公之於衆畜魚種樹春夏禁之秋冬利
用山田苦水涸出已貲築隄數十丈變磽确為肥美鄉
族利賴焉汴子家不貧以不善治生好施舍漸零落然
行之益力五服之親無能家室者力為成之助以生計

孀居旁親授室以養併其子女字之門户整齊嫡庶雍穆喜交正人相依如性命雍正甲辰舉於鄉兩上公車不第以相國高安朱公薦授瑞昌縣教諭同人為之怏怏汴子怡然曰即此職便難稱風化之本人才之基豈易易事涖任僅五月士習一變學制一新諸生事之如安定之在蘇湖也病革潘生李生左右侍沐浴端坐而逝年四十八歲

蔡子曰江右劉君吳龍舒君香嘗為我言汴子生平行

事甚悉求為作傳吾閩雷鋐與交語余曰齊汴子至性過人力行可畏嗚呼如若人者豈徒鄉國之士爾哉僅試之教職未竟其施用以死可哀也夫甲辰會試汴子卷在余房余未曾薦之主司評語深期以遠大之器汴子顧不余愠反述於人且欲來見以余在海淀不果嗚呼其虛懐可挹也其方進而未止者與

朱貞女傳

節孝朱貞女江西髙安人今冢宰公軾之長女少司空

李公鳳耆之冢婦也李公子家駒實聘貞女未娶而殀云貞女幼惡華綵服加身輒驚啼稍長或以絳總其髮捫得輒擲之地酷嗜書夜偕妹挑燈繹誦不輟通四書小學周易毛氏詩禮記旁及史漢八家動止言笑必以禮不失尺寸王父母父母絶愛憐之時顧而太息曰惜女子也男也將亢吾宗矣性至孝以曲禮内則為的膳飲必躬進父母食必侍立比徹乃去膳少減即惶怖憂形於色暮必手整父母衾席出立户外俟臥乃休晨立

戸外問安否起乃入事諸母咸得其懽然當女黨宴笑時聞貞女至則寂肅斂容諸弟或嬉戲相訾謷戒勿使知或紿之曰至矣則皆走然貞女和愉婉娩實不知何以見憚也冢宰視學泰中陳夫人歸卒於途貞女痛絶復蘇泣血三年黽勉理家政撫教弟妹勤且周如陳夫人在日歳辛卯李公子登賢書未幾以疾卒訃至家人秘之貞女涕涔涔下曰何等訃也不使吾知者吾知之矣飲泣不食者三日王母冷夫人喻其意謂曰吾知若

志傾爾知禮者獨不俟爾父命乎貞女懼然起謝復治
食冢宰歸自泰貞女恐傷父心承歡若平日越半載乃
中前説曰兒不能常侍膝下矣冢宰以常理譬曉貞女
哽咽泣曰大人良愛我兒志決矣三日不食不得已許
之旋進請曰行矣將何服而可冢宰曰於禮無之爾裁
之以義遂以常服行登舟乃持服李氏聞貞女至舉家
白衣冠號慟出迎聲震地鄰里皆雪涕貞女從容謁祖
姑暨舅姑如儀適喪次一慟幾絶衆皆雨泣莫能仰視

廟見後執婦禮甚備事兩世姑嫜猶在家事王父母父母也家人間往視之則曰歸語大人兒無苦也百年瞬息未亡人待盡而已祖姑熊太夫人疾衣不解帶者三月比卒李公致書冢宰曰我羇京師不能終侍吾母賴冢婦盡孝君女也刻骨難忘矣時搢紳士大夫爭傳貞女事當道欲旌其室貞女聞之請於姑達之李公移書峻拒乃止且書告冢宰曰兒事非中道自行所志而已脫以名加之兒滋戚矣已而不茹葷血冢宰曰何自苦

乃爾對曰偶不喜耳然以是終其身冢宰自撫浙後入
掌西臺李公亦官京師貞女往來兩家每見內外臧獲
庀飭勤肅即不問知貞女至也亡何冢宰丁外艱時以
西陲用兵
先帝方眷倚奉
詔奪情再疏請終制辭指懇激賓友勸阻萬端貞女流
涕曰大人不得歸雖官柱國年上壽猶無與耳彼姑息
之愛非所以全我父也

聖主必鑒吾父之誠矣累疏卒得歸甲辰元日鄰人不戒於火延燒數百家勢甚烈家衆倉皇遷避貞女端坐室中曰死吾分也吾豈嘈雜處𨒪避火求生者衆惶駭莫措迨熊夫人破户入持出之火遽息是夏之季冢宰聞仲弟訃慟甚嘔血不止貞女歸省私泣達旦以是得寒疾不令父及翁姑知又不肯醫藥曰吾女子也吾手何可令醫人胗視冢宰諭之輒云無疾以解弟户部員外郎必增孝廉堪泣請之貞女笑曰我豈畏死者寧死

必不於醫人指下生也死之前三日謂兩弟曰吾何求哉吾事畢矣但恨不得終事吾父及翁姑吾父及翁姑反以我死為痛耳又曰我一生未嘗有寸金尺帛加吾身者死無負我既卒弟琨以喪歸合厝於李公子之殯宮時雍正二年甲辰十月六日也年三十有四歲

論曰閨門王化之基也余覩朱貞女事可風焉昔孔子作春秋於婦人女子中有秉義守節始終不回者未嘗不大書特書屢書而不一書也隱公七年書叔姬歸於

紀何休曰叔姬伯姬之媵也媵賤書者終有賢行能處約全婦道故重録之迨紀季以酅入於齊紀侯大去其國紀侯卒書曰紀叔姬歸於酅啖助曰稱紀言紀之婦也書歸善叔姬之全婦道也又書紀叔姬卒葬紀叔姬賢叔姬皆以夫人之義書之也成公九年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公羊曰納幣不書何以書録伯姬也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公羊曰致女何以書録伯姬也又書曰伯姬歸於宋晉人來媵衛人來媵齊人來媵公羊曰來

媵不書何以書錄伯姬也至襄三十年書曰宋災宋伯姬卒叔弓如宋葬宋伯姬葢是時伯姬之舍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在宵不下堂傅至矣保未至也遂逮乎火而死胡安定曰伯姬乃婦人中之伯夷也王樵曰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一下堂而此足之失不可悔也故寧守義而死也今朱貞女之事可謂兼二姬而有之矣叔姬以媵而秉節不回喪滅之後歸酅以奉廟祀春秋貴之貞女未婚而守

節勤家盡孝以全婦道獨不為春秋之所貴乎伯姬以成九年歸宋成十五年宋共公卒又越三十四年而死於火是時子平公立三十三年矣六十老嫠婦猶守保傅之義逮火以死此其事正於貞女合特火息不死異耳其疾篤不使醫者胗視則事異而迹同也左氏以共姬女而不婦劉原父非之以為恒其德貞婦道之至者余謂貞女雖歸夫家猶女子也即以左氏之義擬之伯姬之死過而正者也貞女之死正而非過者也余故曰

兼二姬而有之也君子之道過於厚小人之道失於薄不以已之可以偷生而失天下之常義憂戚死亡造次顛沛不以動其心非安於性命者能之乎在天則與日月爭光在人則為女中夷齊此皆

聖化之所涵濡河嶽之所鬱積宋李二家又豈得私而有之乎夫道造端於夫婦家人睽必始於婦人易曰正家而天下定言正家之必始婦人也禮曰禮始於謹夫婦所以附遠厚别也言别之厚者禮之至也思齊之詩

曰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師之婦思齊敬也
思媚和也能敬且和起化之本也貞女不徒以奇節見
其和愉誠孝雖肅宜家有古人所難者以此坊民猶有
婦姑娣姒之間挾私財爭小忿以喪其良決其閑者乎
余聞貞女讀書能知大義設誠致行故其節孝章章如
此今世之士乃有終日咿唔徒以課文藝取世資雖讀
聖賢書漫不知所學何事至有背而馳之弗恤者異日
得志又烏能守道愛君敬身勤民為國家有用之學哉

此又余平日所苦口疾呼不禁因貞女發其蒙也嗚呼人固不可以不學哉

洪烈婦傳

烈婦洪氏者漳浦薛燕配性警敏寡言善女工歸薛十餘年夫婦相勞以禮相佐以孝不及事姑事翁以孝聞執喪哀毁如禮遇娣姒和而有節故薛氏一門四世同居共爨雖其世有令德亦洪氏之賢也燕門祚中衰家貧無子嗣罹疾洪氏侍養不離側毋知壻病劇來與居

先是母來洪氏愛敬甚篤至是辭母令去母微叩其意答曰吾上無舅姑莫責我以孝者下無嗣續無望我以慈者吾死義也母毋復言夫疾既篤粥飲湯藥多不入口輒盡啜或止之曰夫所食也不可棄於地母一日擕蔬相餉盡委之地曰我與壻盡不食矣安置此時長姒吳氏在旁私曰若素孝何遽如此垂淚言曰母愛我我死必念我成疾病今故違禮或減母異日哀也與母謀繼嗣吳氏有男三顧以手抱者為繼則佯懇曰幸次者

與我稍長易見其成立毋以為然憂稍釋暫歸夫病革

夜深獨小姑在側紿之去少頃夫沒洪氏為揭寢帳葢

衾自著新履服嫁時衣以帛交頸懸牀櫺而死天將曙

小姑叩門無聲擠戶入端坐牀中顏色不變呼之不語

驚曰嫂氏與兄同死久矣家人相聚而痛曰若生平純

孝重節義今果死若得矣其如我家門何哉浦人以其

事聞之汪令君將以請於

朝而旌表之時康熙壬辰三月初三日也死時與燕年

俱三十燕明孝子薛大義之裔孫實行紀之邑誌云

蔡子曰洪氏上無舅姑下無嗣續死而從夫義也人孰

無死洪氏生能相夫以盡婦道夫死則殉之其不亦鮮

矣乎方今

天子崇忠孝褒録節義有志之士爭自濯磨而我漳浦

風教尤勝甚乃及於婦人吾鄉巨儒遺教其來有自亦

梁山之正氣所鍾也與孝子薛大義先後並埀不朽偉

哉

吳烈女傳

吳烈女名淑鳳閩縣鹽倉人三歲失父有至性稍長知讀書貞靜孝淑寡母與凡許配於故守備鄭朝子國桐康熙丙寅女年十九未婚也聞國桐病篤積女工直製新衣若嫁狀七月二十四日國桐卒女欲奔喪母止之女曰是母所許嫁之夫也果不得行令死矣母不得已偕往鄭家夫未及斂目不瞑女開衾視曰嗚呼我來矣乃瞑斂畢欲從死母及姑止之遂不食十餘日餓則甚

矣而容色無傷也勸之食曰許我死則食紿而諾之女遂食食已復求死衆知不可奪乃許之女正容向夫柩拜繼拜母及姑家人設饌生祭之女怡然受祭答拜訖以白繒懸門一繫而絶時八月五日也夫兄天植天樹皆庠廩邀畫者作同死像懸之靈几閩邑令趙君增為像記制撫各致奠金以其事聞而旌之

蔡子曰烈與節不同烈婦難而易節婦易而難烈女則

更奇矣國桐從子鳴岐為我言吳氏死時父天樹以次男名煥者為嗣後煥年二十五而亡妻卓氏今寡十二年未有後方議立之嗚呼天將使節烈萃於一門也哉報之之澤正長矣

烈女賀氏義姆安氏傳

烈女賀氏名千金山西崞縣人貢生賀崐女也世居陽武村自幼貞靜不苟言笑許適國學生郝維藩之子琪維藩年老止一子不幸卒烈女聞訃飲泣不食欲死又

念舅姑之靡依也先是同里有狄氏名悟姑未嫁而夫死適夫門立嗣奉養舅姑終身烈女欲效之父母止之曰守節事難終身路遠爾年幼無輕言烈女流涕曰我豈不知但念兒往使二老人終其天年郝氏有後兒願畢矣父亦何所靳焉且我未適人而夫死命可知矣何不使我為未亡人强我使二天也姆安氏者母所養女也聞斯言繩悟姑以贊之且曰悟姑子長名成焉苦哉果行之我當朝夕侍奉生死不負姑梁氏至賀家烈女

一見執婦道情辭慨慷姑大喜謂我家無婦而有婦將無子而有子也父母知其志不回許之康熙四十二年四月二日孤車素服望門奔喪至夫家撫棺痛哭易衰經使歸謂父母曰兒今有家矣復勸舅姑曰死者不可復生毋悲傷撫嗣勤家吾責也居兩月孝敬備至乃議立後郝族無同行幼子族人利其產也阻其事不行烈女仰天大慟曰天必欲絕郝氏耶日與安氏出入必偕私相容語舅姑前則好言以慰八月十七夜二人沐浴

櫛縱烈女著郝門新衣更常服以衣安氏舅姑衣履及遺父母嫂妹紉箴服物各封識雞初鳴猶聞語聲比旦門不啟排户視之烈女左安氏右同梁而絶貌如生烈女年十五安氏年十七邑宰馬侯親為祭奠申報格於例雍正四年奉

特旨採訪忠孝節義巡撫石公以其事聞各給帑金建坊以旌之

論曰賀烈女義行卓絶抑安氏者尤足竒也烈女許適

郝門安氏未嘗許媵也既媵而守節春秋貴之紀叔姬是也安氏並未許媵為其主故也烈女性行孚貞於安氏何所印須然二人同心同死均足奇也或謂安氏言及悟姑之事有類於好名非也所惡於好名者謂無其實而事不終者也孔子疾没世而名不稱屈子恐脩名之不立安氏見悟姑而慕效之此與志士則古希賢之心何異初欲孝養尊章昌後成立事激中變賀不負郝安不負賀名垂千載不虛矣



二希堂文集卷六